



## 壇經的筆受及其版本(下)

演 慈

### 二 壇經的異本

壇經是法海集錄惠能一生的言行而成，但經過後人多次修改，或增或刪，或潤飾文字，遂有各種不同的版本產生，然內容仍大同小異，只是有些文字稍有出入而已。這些異本有的已經失傳，有的仍流傳於世。今將歷代各種版本一一舉出，並略加說明以察壇經變化之過程。

#### 1. 曹溪原本壇經

惠能在大梵寺，「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授無相戒。」<sup>64</sup>由門人法海記錄，為壇經之主體部分。這是成立於惠能生前。等到惠能入滅，於是他平日接引弟子的機緣，臨終先後的情形，有弟子集錄出來，附編於大梵寺說法部分之後，也就被泛稱壇經。這才完成了壇經的原型，可稱為「曹溪原本」。這是韶州法海所親錄之最早最原始本壇經，可惜當時奉為秘寶，僅在私人間手抄傳付，就如敦煌本壇經五五段云：「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滌，道滌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曹溪山法興寺，今見傳授此法。」<sup>65</sup>

此足見壇經初時流傳並不廣。曹溪原本壇經雖已失傳，但在古人的記述中，可以知道確有曹溪原本的存在，如景德傳燈錄記載云：

吾（慧忠）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sup>66</sup>

慧忠是惠能的弟子，上元二年（七六一）唐肅宗禮為國師。卒於代宗大曆十二年（七七七）諡號「大證禪師」。他一生游歷的地方很多，上述的記載，就是慧忠自述在遊方時，見到有禪徒把壇經竄改，稱為「南方宗旨」，因而大發感慨。可知慧忠早已見過曹溪原本壇經，而於遊方時又再見到一種被竄改過的壇經。

一般來說：「壇經」是最原始最根本而又公認的名稱。如「壇經」本文，南陽慧忠、傳燈錄、傳法正宗記等，都是直稱「壇經」。又「壇經」之所以被尊稱為「經」，當然是出於後人的推崇。為甚麼稱為「壇」呢？這是由於開法傳禪的「壇場」而來的。因為當時的開法，不是一般的說法，是與懺悔、發願、歸

依、受戒等相結合的傳授。所以稱爲「法壇」或「壇場」。

壇，有「戒壇」、「密壇」、「懺壇」、「法壇」。戒壇是出家人受具足戒的道場，惠能時代早已有「戒壇」成立。開元中，又有「密壇」建立，這是傳授密法，修持密法的道場。禮懺亦有懺壇設立。「壇是陳設佛像、經書，用作莊嚴供養。」唐代禪者的開法，也在壇內進行授戒、傳禪，所以仿照「戒壇」，而稱之爲「法壇」或「施法壇」。惠能在大梵寺說法授無相戒，法海等記錄下來，就稱爲「壇經」。也就是壇經的原始部分。

## 2. 南方宗旨本

這是依曹溪原本壇經而添改的，也即南陽慧忠所見到被竄改過的壇經。慧忠的事蹟，見於宋僧傳卷九之慧忠傳。<sup>⑥7</sup>傳燈錄卷二八附有「南陽慧忠國師語」。<sup>⑥8</sup>據傳燈錄記載，慧忠曾與南方禪客，互相問答，問答的全文很長，文中南方禪客講述南方宗旨，示人見聞覺知是佛性，主張「身是無常性是常」的說法。慧忠當時呵責：「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譚，削除聖意。」正是指責「身無性是常」的南方宗旨。姑不論慧忠的呵責是否恰當，但他所見的壇經，已有「身無常而性常」的話，是當時的事實。這種見地，從慧忠時代，一直到現在，都保存在壇經裏。

據慧忠的明文所說明，身無常而性常，是那位從南方來的禪客所傳。「南方」不是嶺南，而是指長江以南。神會宣揚南宗頓教，也說「無情無佛性」，但身無常而性常的對立說，在神會的語錄中，沒有明確的文證。故不能說「南方禪客」是代表洛陽神會的宗旨。其實，「南方宗旨」是東山所傳的禪門隱義，是南宗、北宗所共有的，不過南方特別發揚而已。

「南方宗旨」本的添改者是誰呢？敦煌本壇經五五段有壇經

傳受的記錄謂：「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傳同學道滌。道滌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曹溪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sup>⑥9</sup>這一早期的傳受記錄，與神會的傳承無關，這是事實根據的。道滌是法海的同學，故悟真是惠能的再傳弟子。這段記錄，在興聖寺本作：「泊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sup>⑦0</sup>興聖寺本有五傳，又比敦煌本的悟真多傳付了一人。二本的傳授次第，雖小有不合，但由法海而傳到悟真則是共同的。法海與悟真之間，敦煌本是道滌，興聖寺本是志道與彼岸。志道也是惠能的十大弟子之一。壇經傳到悟真，已有「南方宗旨」。如果「南方宗旨」真的是爲人所增添，那應該是在法海與悟真之間，也許就是志道。傳燈錄有志道見惠能的問答：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sup>⑦1</sup>

他的「色身無常，法身是常」的對立說，與慧忠所知的「南方宗旨」本壇中「色身無常而性是常」的見解很相近。因此「南方宗旨」的添改本，很可能是由志道添改而傳於南方。

## 3. 敦煌寫本

此爲近代斯坦因於敦煌石窟所發現的唐代手寫本，原文現存

於倫敦博物館。日本大正藏經收入第二零零八部四十八卷。此本的經題很長，共有三十四字：「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經題下又標署：「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sup>⑦</sup>這是荷澤門下模倣佛經的立題方式而附加的名稱。（因題目開首曰「南宗頓教最上大乘」，與經末的「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相合。）此敦煌寫本，因其內容多處暗示神會定宗旨的懸記等文字，故中日佛教學者均考定此本是神會門人根據「南方宗旨」增刪而成的。神會一系在北方弘揚，爲了簡別神秀的北宗，故凡學南宗頓禪者，即以此「壇經傳宗」的修正本，作爲傳付之證物，故又稱爲「傳宗本」。

從該本第五段所載法海付道潔，道潔付門人悟真看，可知此寫本是成於原始本壇經歷三次傳付（興聖寺本作五傳）至悟真之時，約成立於西元七八零——八零零年間。故此敦煌寫本是現存壇經之最古本，但並不是壇經的最原始本，因此寫本之前，慧忠已見過兩種本子：即曹溪原本及竄改的「南方宗旨」本。其內容，大體爲唐以後各本所繼承。

#### 4. 惠昕改本

此本是宋初邕州（今廣西省南寧縣）惠昕根據古本改編而成。編定的時間是在宋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丁卯五月。印順引述日本鈴木大拙出版的興聖寺本「六祖壇經」惠昕序云：

我六祖大師，廣爲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爲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疑爲「惠進」之訛寫）塔院，分爲二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

見佛性者。<sup>⑧</sup>

惠昕因爲古本文繁，才刪改爲二卷十一門。惠昕本於政和六年（一一一六）再刊傳入日本，被稱爲「大乘寺本」。又南宋紹興二十三年（一一五三）之刻本，又再傳入日本，被稱爲「興聖寺本」。近代禪學大家鈴木大拙曾贈送胡適之北宋壇經影印本，即是惠昕本。上述兩種本子，都是屬於惠昕改定本，同樣是分二卷十一門，只是品目與文句稍有修改。

惠昕改本中，有暗示神會定宗旨的懸記，及機緣品只有志誠等四人，是與敦煌本相同。又惠能答四代之傳法世系亦與敦煌本所記近似，故其所根據之古本實與敦煌本很有關係。然惠昕本比敦煌本也有所增訂：如增加了唐帝徵召之事，傳五分法身香，及惠能得法南遁避難等事。「壇經傳授」，從法海一直傳到圓會，比敦煌本多傳了一代。而敦煌本四十九段中，從二祖到五祖的傳法偈，六祖所說的二頌，及末後（五六段）之「如付此法」等附記，惠昕本則缺記。惠昕序中雖謂因見古本文繁而刪成此本，然文字實多過敦煌本。敦煌本只有一萬二千多字，而惠昕本則有一萬四千多字。故由此推論，可知此本乃是惠昕依據圓會所傳近於敦煌本的古本改編而成。

#### 5. 契嵩重訂本

這是北宗契高校定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於宋仁宗元祐二年（一一零五六）所重訂。吏部侍郎簡作序云：

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當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

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元年三月十九日序。<sup>⑦④</sup>

郎簡所見的增經，「文字鄙俚繁雜」。其「繁雜」是與惠昕所見的「古本文繁」相同。契嵩尋得曹溪古本，校為三卷，分有十六門，大抵是依古文而作一番文字的修正、潤飾。契嵩本與惠昕本內容差不多，其各文之次第與惠昕本相同，故推知契嵩可能是以惠昕本參攷，而對古本加以重訂。又從其所載七十年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之懸記與惠能隱遁十六年等說，知此本乃是參攷曹溪大師別傳而添改。

## 6. 德異本

這是元世祖至元廿七年庚寅（一二九零）中春，德異刊於江蘇吳縣休休禪庵（今澱山湖之蓮湖中梵墟）。德異有序曰：

……惜乎增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徧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得全文，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叙。<sup>⑦⑤</sup>

按序文所述，德異嫌增經被人節略太多，不能充分表達六祖惠能的宗旨。而他在幼年時曾見過古文，所以求得古本而重刊之，在重刊的過程中也許經過次第的改編；文字的修正。其所言節略太多者，很可能指惠昕本，因惠昕嫌「古本文繁」而刪訂之。

德異本共分為九品，內容方面顯然比惠昕本增廣了，機緣品也增加了。其對惠能得法南遁，又見印宗而出家，又受唐室帝后之禮請等事，都是採自曹溪別傳。此本之翻刻本極多，憨山大

師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這種本子。德異本在日本有元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刻本，稱為延祐本，是經高麗傳入的。

## 7. 宗寶本

宗寶本與德異本最相近，是南海宗寶刊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一二九一）夏。宗寶於其跋文云：

余初入道，有感於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版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增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鋼梓；顯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予不敏，請併書於經末，以詔來者。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sup>⑦⑥</sup>

宗寶自署為「南海釋宗寶」，傳說是「風旛報恩光孝寺」的住持。案大正藏本題下云：「風旛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sup>⑦⑦</sup>故知宗寶是廣州南海縣光孝寺（法性寺）住持。

依其跋所言，是依三種不同的版本，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又增多「弟子機緣」而成。此本共分為十品。從內容方面看，宗寶本與德異本的組織最為相近。但宗寶本將德異序文置於經首，而宗寶的自跋則排於經末。故知宗寶本是依據德異本而校成的。其所言：「續見三本不同」或許德異本便是其中一本。可是，從刊行的時間看，宗寶本於至元二十八年夏（一二九二）刊於南海，而德異本則於至元二十七（一二九一）年春，刊行於吳中。同一組織系統的本子，在距離那麼遠的地區，竟在數月間先後刊出，這點確是可疑之處。也許宗寶為了隱蔽依據德異本的事實，故弄玄虛，把日期寫作「至元辛卯」夏。

明太祖和成祖刊行南藏北藏，均將宗寶本編入大藏，故又稱「明藏本」，大正藏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就是依據北藏本編入。現在通行的流行本就是大正藏所收的版本。壇經中所載七十年後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之懸記，今各種版本均已刪去，唯宗寶本（明藏本）仍獨保留。

### 8. 其他刻本

壇經的異本，除上述各本之外，尚有其他刻本，如丁福保於其壇經箋註中言及有明之正統本及嘉靖本等多種。如其箋經雜記云：

余書藏中所收壇經，不下十餘種。其最佳者為明正統四年黑口刻本。……

其次為嘉靖間五臺山房刻本。……茲以兩刻本，校勘其異同。正統之優點，為法海所撰壇經略序，尙未改為六祖大師緣起外記；其序文亦未為後人所竄亂。正統本有無名氏跋一首，嘉靖本則摘錄跋中之語，名曰歷朝奉事跡，而刪其跋。正統本共九品……余尙有嘉靖小字刻本，及閔刻朱墨本，亦為壇經中之佳品。此外則有福建鼓山刻本，長沙刻本，金陵刻本，如皋刻本等，皆近時普通單行本也。<sup>⑦⑧</sup>

由是可知壇經的異本甚多，不過組織變化較大及內容增刪較多者，則是上述的七種本子。

### 三 敦煌本與流行本之不同

壇經的異本甚多，今流行於世者為宗寶所編。此流行本與敦煌本壇經，均見於大正藏經。今僅就大正藏所收之流行本與敦煌

本相校閱，文句多少有些出入。然大意若相近者，則不盡舉。僅舉其為後人所增，而文義差異者，列出如下：

敦煌本壇經三二八段云：

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為依據。若不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去處年月日姓名，遞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承者，雖說頓教法，未知根本，終不免諍。<sup>⑦⑨</sup>

此強調以壇經為稟受的證物，凡學南宗頓禪者，即付壇經一卷作為傳宗的依約，這是其他本子所沒有的，故無疑是神會系人所增添。因其在北方弘揚南宗頓禪，與北宗神秀的漸禪相對抗，為簡別於北宗禪徒，故以傳授壇經為依約，證明是南宗弟子。而所付的壇經，即是經過竄改的敦煌本壇經。故經添插這種強調傳經為依約的句語，以假托惠能的意旨行事。

又敦煌本壇經四八段云：「法海等眾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卻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數年山中，更修何道？……』」<sup>⑧⑩</sup>法海等聞知，惠能將要入滅，個個都涕淚悲泣，顯然還未解脫世情的繫縛。唯獨神會的表現，與眾不同，他「不動亦不悲泣」，顯示出他真正達到對境心不動的超脫境界，所以得到惠能的讚賞。一般人也認為這是神會門人竄改壇經時，為捧自己門師偽插的。

又敦煌本壇經四九段云：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sup>⑧⑪</sup>

此二十年後之懸記，是暗示惠能滅後二十一年，即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神會於滑臺開無遮大會，豎立南方宗旨，定佛教是非。這段文無疑又是神會門下竄改此傳宗本時，偽造增入的。

至北宋契嵩本，即將此段懸記改爲：「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行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sup>⑧2</sup>

此懸記是契嵩據曹溪大師別傳而改成。後人對上述兩種懸記均刪去。唯明藏本仍獨保留。而今大正藏所收之六祖法寶壇經流行本，乃據明藏編入，故亦保留之。

又敦煌本壇經，載有初祖達摩至六祖惠能的偈頌。<sup>⑧3</sup>但流行本則只有達摩及惠能的偈頌。<sup>⑧4</sup>故敦煌本較流行本多了二祖慧可至五祖弘忍的偈語，且頌文多是重複不通順，因此懷疑亦是神會門人爲竄改壇經作爲傳宗之用，故增添二祖至五祖的偈頌以證明上代之傳授。

至於流行本中所記載許多有關惠能的史事，敦煌本多略而不記。如行由品載述：惠能在法性寺遇印宗而剃度受戒，後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sup>⑧5</sup>又唐室帝后之召請惠能，並賜袈裟及鉢，且爲修寺宇。<sup>⑧6</sup>惠能卒後，肉身頭頸以鐵葉封裹之事。<sup>⑧7</sup>達摩遇梁武帝之事，<sup>⑧8</sup>又機緣品弟子與惠能問答，比敦煌本增多了法海、智通、志道、行思、玄覺、智隍、方辯來參惠能的記載。這些都是後人參考曹溪別傳，或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及神會的顯宗記等古籍、野史的資料而加入。這些文字雖爲後人所增添，非壇經原有，但其所言仍有史實根據，故宋、元、明各本壇經，雖增入上述各種逸事，大家亦明知是後人所增，但因它有史實根據，故仍保留不刪。

## 註釋

⑧4 合刊本七三頁。

⑧5 合刊本一一五頁。

⑧6 大正藏五一册四三七——四三八頁。

⑧7 五〇册七六二頁。

⑧8 大正藏五一册四三七頁。

⑧9 合刊本一一五頁。

⑧0 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二節二六四頁。

⑧1 大正藏五一册二二九頁。

⑧2 大正藏四八册三三七頁。

⑧3 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三節二七二頁。

⑧4 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三節二七六頁。

⑧5 大正藏四八册三四六頁。

⑧6 大正藏四八册三四四——三四五頁。

⑧7 大正藏四八册三四八頁。

⑧8 丁氏箋註，箋經雜記一頁。

⑧9 合刊本九九頁。

⑧0 合刊本一〇七頁。

⑧1 合刊本一〇九頁。

⑧2 壇經付囑品，大正藏四八册三六一頁。

⑧3 合刊本一〇九頁。

⑧4 大正藏四八册三六一頁。

⑧5 行由品，大正藏四八册三五〇頁。

⑧6 宣詔品，大正藏四八册三六〇頁。

⑧7 付囑品，大正藏四八册三六二頁。

⑧8 疑問品，大正藏四八册三五二頁。

(完)